

剡源集附札記
二



剡源集

附札記

(二)

戴表元撰

剡源集卷第四

記

陶莊記

古之言隱者。謂其材可以仕。而時不用。志不屑就。而去。放於山林隴畝之間。然後已。無所愧。而人有聞焉。故仲尼以禮樂稱野人。而史官評大夫之材。曰登高能賦。苟使爲野人。而無禮樂。登高而不能賦。徒廬棲谷飲。蚩蚩然氓耳。何隱爲。余嘗與番陽吳熙載縱論此事。爲之三歎。旣而熙載出其所居陶莊諸詩讀之。蓋陶莊者在番陽西山下。澗泉縈縈。林樾蓊焉。自其初。不過莊之旁有業農而氏陶者。以爲場圃。癸卯冬。熙載由錢塘歸。望而樂之。屋其坳窪。以爲居游之墅。因而疏翎流之波。以爲池。蒔秀蔚之叢。以爲苑。而橫一樓以操琴。其額曰清音。樓之北爲室。藏書冊硯筆壺觴之屬。曰集雅。中爲堂。深沈曠廓。曰燕超。燕超之西爲齋。陳三代以來石碑銅器。洎古今書法名畫。曰玩古。東爲軒。臨泉。曰觀魚。北陵虛爲二亭。曰看雲。馭風門之南爲逕。曰五柳。橋曰雙檜。而總其墅之名。曰陶莊。熙載旣爲其名。與其詩。番陽又多故家遺儒。人皆能詩。日相飲集唱酬。以爲歡。由是陶莊日聞於人。而熙載方盛年強仕。以詞章器業行名當塗。凡四遷而來通守吾州。陶莊雖佳。不得安而居也。嗟夫。若熙載者。豈非余所謂其材可以仕。可以隱。而內無愧。

於己外可聞於人也乎哉。雖然。熙載之於陶莊。今誠未得居也。熙載志雖不屑。而方用於時者也。熙載驅馳四方。北居庸。南崑崙。東溟渤。西岷峨。風霜道路之危。若猶未厭。今而爲詩。宜有太史氏登歌以絃明堂。笙清廟。俟他日功成名就。潔身來歸。問園池花木固無恙。徐與番陽諸老。或過客如余輩。婆娑笑詠。以償陶莊隱居之樂。尙未晚也。

董可伯隱居記

世之爲高者。多託隱於山林。山林之去人甚近。貧賤而居之。則累於身。富貴而居之。則累於名。是二者皆非所以安也。於是又有逃蹤絕俗之士。求超然於是物之表。以爲安。而終不免於累者。心迹異焉故也。友人董可伯之居。在連山萬竹岡之陽。余嘗過而熟之。熟而知其說。蓋其居之左右前後。一以竹爲藩屏。傍寢。規小軒。間植荷花。則名之曰深淨。少東豁一亭。老梅交加。則名之曰青白。折而少西。築凌空之齋。曰點易。折而益西。瞰瀟山之地。曰蒙泉。經營位置。閒遠迴僻。若無絲髮與世事相接者。而可伯資性從容。言動詳重。懶未嘗廢江湖交。冗不至忘客主禮。遇好風良時。幅巾野服。或班荆共酌。或臨流雜詠。優游偃仰。有稱情之安。而兼及物之樂。及乎觴休席散。庭靜幕舉。浮雲在空。流水繞磴。或焚香凝佇。或展卷遐想。人間愛憎喜怒休戚之感。是非榮辱得喪之役。亦不能入也。持是而隱於山林。可謂心迹俱超。而身名無累矣。雖然。可伯學易者也。易之書。本不專爲隱設也。夫子老學易。而環轍行道終其身。韓伯休學易。因言以立教。王仲淹學易。傳業以贊化。大之於政治。小之於風俗。殆無往非易也。得易而不善用者。是爲京房虞翻。

郭璞可伯其擇於斯乎

玉林記

學仙者貴溪桂君之居。名玉林。客有異之。以問於余。余惟玉林之得名。於理不可知。而就余之所可知。請略爲客言之。而客略爲余聽之。蓋天下之物。未有生而卽貴者也。生而貴者莫如玉。而玉與石固同類也。玉與石同類而貴於石。猶爲仙者與人同居同遊。而人不知也。今人之言仙也。過高以爲仙當在雲霄風日之外。不飲食而無飢渴。不葛裘而無寒暑。不車而馳。不舟而遊。以至寢處巡歷服用玩好之屬。一一俱當窮奢極靡。兼王侯將相所無之象養。而後爲貴且樂。而玉林之說興焉。假令如是。亦不足怪。而其心熒熒然。方將與俗物相勝負。而何以異於人而爲仙乎。至德之世。沈珠於淵。藏金於山。此猶未免於顧惜。論吾黨之士。少知道者。視璵琳琅玕之過目。真能使之如泥沙瓦礫。不以挂意。而況於仙人。則又何說。故古之雜書圖畫。所載仙人蹤跡。皆蓬頭垢面。敝衣惡食。塵埃市井。腥臊穢腐。一無難色。而處處超然。而於玉林乎。何拘抑玉之最近而多。稱藍田荆山。藍田荆山之玉信多矣。當卞和氏時。不知者幾以石廢。世又久無和如之何不胥而爲石也。嘗有餐玉者。求玉於藍田。至輒多得玉。旣給用。所棄餘皆光明瑩潤。無非玉者。後人躡其迹。從故處求之。絕不得一玉。是知一玉也。遇之得其人。則爲玉。遇之不得其人。則爲石。吁。嗟乎。玉林乎。其果又在有無之間乎。桂君年甚妙。質純而氣清。其所師承模楷。高流名輩。與余厚善。客往而問塗焉。去玉林不遠矣。

戴隱記

越之爲州。當東南水陸之衝。輕舟迅飛。勁騎疾奔。可以朝荆吳。暮齊晉。異時干名逐利者。家金張而人陶頓不趨也。而江湖之士。有游觀之好者。於山慕雲門禹穴。於水誇鑑湖若耶。又往往多在荒墟僻島。人煙散朗之處。而戴山附州城之東偏。雖越人未嘗有知而遊者。問山之所以得名。蓋昔者越王句踐常於此擇戢焉。旣而王內史逸少居之。旣而爲戒珠寺。則越人雖有遊者。而亦以忘其戴山久矣。有儒者王廷吉家於其山之陽。而名讀書之齋曰戴隱。余聞而異之。又他日過之。則戴山者。去其家尙半里。然郊原曠空。旁無蔽遮。自其家望之。適如承塵負屐。凡山中之雲煙卉木花鳥陰晴寒暑昏旦百物之變。攬之如屏帷之飾。几席之玩。是誠可以逃喧囂。遺榮辱。而隱焉。而廷吉於越中爲故家清門。自其先文昌公以進士第一人起家。子孫累葉。輕軒裳而重名節。薄田園而厚文墨。故如廷吉之年華器幹。皆非可以無用於世。而方謙謙然慕爲山人處士之事。宜乎數千年之遺懽墜賞。日千萬人過之而不顧者。一日閉門。而能居有之也。嗚呼樂哉。雖然廷吉之樂。必有以養之也。夫隱之至者無名。而戴山之爲廷吉隱。亦將幾爲廷吉而顯也。余自丁丑歲三至越。其始至也。儒者吾見其矯然如楚兩龔之介而立也。其再至也。吾見其愜然如東方曼倩之通而峭也。其三至也。吾見其薰然如柳士師之和而守也。若是者。蓋皆隱也。廷吉其歸而求之古之學道之士。能不以外物動搖其靈臺者。顧其中嘗休休焉。居處玩悅之具。是養其耳目之體而已矣。不可恃也。廷吉曰。願受教。因書於齋以爲記。

冰谷記

天地之間得氣之最先流動有形而最多者莫如水。水之動於氣形其自有而無者爲雲。自無而有者爲霜。爲雪。爲雹。至於爲冰極矣。而皆水矣。然水之動而爲雲。人見之以爲常。而其爲霜雪也。必感於其時而變。變之過者爲雹。人之遇之必怵然以驚。有之多而必厭苦。惟夫冰。人之遇之而不驚。有之多而不厭苦。當其時之宜有而適無。則國無以爲禮。而史官書之以爲闕。且其爲物。生於氣之本無而不浮。寄於形之自有而不滯。清而不傷。堅而不剮。明至於可鑑。而能深沈以藏納。嚴至於使人僭切凜栗。而潛陽內敷。以發物。可以蠲煩熱。可以爽滋味。可以卻污穢。可以消疾癘。蓋天地之精祥。而氣形之先覺者也。東昌徐仲彬卜隱居於嵇陵。有園池之勝。臺館之適。取太白詩語名之曰冰谷。而問其說於余。余刻人也。自未識仲彬時。聞里之簞人有居兵衝而爲軍士誤俘其孥。請於官且再。幾不可得。仲彬爲公府掾。一日署檣。如其類盡放出之。贊戎於嫠也。赤子無辜。已入死籍。而力爭得活者千萬計。余聞其事。每爲之哽咽。及與仲彬遊。見其門庭潔修。襟宇瀟灑。雖閹僮騎嘶。亦無苞苴脂膏之相。雞鳴而起。從人問民疾苦。事功書於冊。不行不止。余謂彬之才猷德量。苦其清嚴堅明。而不浮滯。行事可以及人人。人喜之。不驚不厭苦。而用舍關於世之有無。皆庶幾乎吾之所取於冰者。由此道也。他日益出而發祥於時。流澤於民。名揚譽洽。疏淪澡雪。而歸濯纓於冰谷之泉。晞髮於冰谷之林。挹冰谷之沆瀣。以爲茗漿。發冰谷之清冷。以爲醪醴。嵇陵之居。游名流勝士。有如太白者。聞冰谷之風而來。則與之清談雅歌。懽遊樂飲。以終日。豈不出處無愧。而身名

兩適也哉。仲彬曰：吾願也。因書其語於冰谷之壁。

文溪記

明之北四十里而近。有溪曰文溪。郡誌以爲山水掩映。碧而成文之名也。學佛者本暢師愛之。卜鄰而居。久而情誼聲跡。與溪相馴。人之自遠外慕師而來者。亦號師爲文溪焉。余嘗詰之。是溪之初。本無卽名之者也。而不害其爲溪。自夫人以文名之。而愛始生。愛生。則人不能忘。而是名且將爲溪累。而溪又以累子何如。師曰：吾何以知名累之有無乎哉。吾以一身寄於空虛。混混乎與衆幻俱馳。與羣有俱休。顧不可無食也。而攝於溪之毛。不可無飲也。而掬於溪之泉。暇則杖溪雲而遊。喜則藉溪石而謠。吾取於溪。若是足矣。而何知夫溪之爲我。我之爲溪乎。而何者爲名。何者爲累乎。且吾久之。殆將忘我。豈惟忘溪。又將忘人。而人與溪之自不相忘。則吾又何容知乎。南望驪騎。出疆張將軍意。子中書郎齊芳之所隱。西背闕峯。吳侍中澤故居在焉。北引達蓬。土人相傳。秦始皇常登此山。謂可以達蓬萊。而東眺瀚海。方士徐福之徒。所謂跨溟濤。泛煙濤。求仙採藥而不返者也。俯仰二千年。是溪之左右前後。汲汲而趨者。非以全身。則欲適志。當其盛強。恨不疾鞭而先。秉燭而樂。今其遺存幾何。庸詎知陵谷猶未變遷之間。而吾區區者。乃獨得而專之。專之復幾何。而能不爲衆人之所晦。是豈不可爲慨然而思。廓然而悟乎。而吾與子皆可以忘言矣。於是余聆其說。喜師道之將成。而離於名。遠於累。不久也。又嘉其言之足以達其意。亦如是溪之不期於文而文也。遂撫而述之。以爲記。

西村記

古之達人。以宇宙爲鄉關。江湖爲室廬。雲物爲軀骸。丘壑爲心胸。故有離形獨立。逃喧長遊。彼其去於人情遠矣。而禮法之士。訾之曰。人之能免於禽獸之患者。以有羣也。羣而能安。安而能久者。以有居也。而可一日違哉。之二說。交相攻。彼陋此爲拘。此駭彼爲孤。雖有所辨。無以決其是非。惟仁人君子之論。則不然。於其安而不遷。而有懷土之戒。於其往而不返。而有首丘之勸。故自周公仲尼以來。雖以怨如屈原。蕩如相如。勇如項籍。流離顛倒。志氣百折。而父兄桑梓之念。終不能以相忘。而況循循然者乎。東平樂君廷玉。清材美資。仕江南二十年。江南之士民。愛而懷之。慕而親之。廷玉亦諳其土風。而喜其政之易敷也。欲去之不能。余嘗間行。過其居。見其居扁書所謂西村者。而異之。廷玉曰。嘻。吾東平先君子之所廬也。吾家自昌國君有籍。齊趙間。子孫屢徙。而東平之西村。自毫而東。三世矣。其鎮有三山之秀。且崇。其浸有泗汶二水之委流。其聚有陂池場圃。館榭之勝。其業有耕蠶釣弋。菱荷榆棗瓜蔬之入。其俗有宗姻鄰黨。歲時伏臘。遊眺讌歌之娛。自吾來南。此事遂廢。每好風佳辰。未嘗不嬰然觸以遐慨也。故吾以名其居。庶幾時時見吾西村焉。余惟廷玉之去西村而仕也。將以行志。仕而不忘西村也。所以存本。其出處去就。合於仁人君子時中之義。而無拘孤一偏之失。推是道也。知其心無所負。他日。雖寄千里。託社稷可也。於是知廷玉者。謂余之言慤。而期廷玉也遠。請書以爲西村記。

秋山記

宣之爲州。州之居人。多因山以爲勝。而鼇峯。亘州之東南。於山爲稍高。嵒法師之居。所謂秋山在焉。元貞乙未歲之六月。法師與余相遇於錢塘西湖之上。常道其勝。而不得詳也。曰。子姑以意爲我記之。余謝唯。越再月。余來宣。乃始得登鼇峯。而訪秋山之居。則凡州之勝。溪山城壘。樓臺阡陌。郊廛風物之狀。無不軒揭呈露。一一趨集於檻席之下。余爲之咨嗟笑詫。以爲茲山固造物者故爲設之。以供高人逸士之所棲玩。法師曰。不然。吾與子皆適值其逢耳。蓋夫鼇峯者。雖高於諸山。而當春夏之時。紛華蔽遮。塵囂往來。吾居之所欲攬取。以爲玩悅者。雖有智力。無所得施。迨至於秋。而氣之暄者爽。然而清。物之壅者豁。然以流。故非分之娛。難致之美。不謀而獲。無約而赴。又夫秋之爲言。收也。天地之間。取數過贏者。有時而收焉。吾宣州盛時。聲馳勢奔。家公戶卿。山之幸而附於其旁。高者風臺天榭。卑者錦林繡谷。兵爭以來。忽焉而化。爲風煙。返爲丘墟。異時衣冠鐘鼓之區。但見寒螢野燐。幽蟲過馬。相與窺遊。聽承於荆榛草莽而已。故夫彼之滯於實有者。旣盡。而後吾之寄於虛無者始完。雖千變萬化。而要其終焉。吾豈患失吾秋山者乎。於是余聞其言。中心愴然。亦若有所遺失。嵒氏世有仙種。而是時陵陽琴高諸仙翁之迹。往往而在。法師方以道術名行。見重於時。倘可以求其人乎。

中枝山葬記

刻源中枝山之葬。起我先考府君。以至元甲申季冬十有七日。兌穴震向。又明年丙戌。伯考府君卒。以仲冬二十八日。祔葬先考府君墓右。旁山爲穴五。後壁三。用鬼尙右。最右穴葬伯考。府君穴居中。又次虛穴。

爲左。遂稍前。左右各虛穴一。外曲角如員形。內皆斃結磚櫛。仍實土。以待他日。右男左婦而耐焉。余家初絕貧。來榆林。又日淺。又連歲遭大喪。然不敢不卽葬。蓋幸既有中枝山。而家世居喪不用俚俗禮。無緇黃濫費。鄉鄰姻友。奠賻所入。咸可取資。以故僅僅得以成葬。又古禮。士葬踰月。陰陽家放其意。葬在百日者。不問凶殺。故自初喪。卽極力治葬具。無他營。以及於事。又江南山稠水迫。難用中原昭穆爲穴。穴多者。惟以磚櫛隔分左右。中枝之耐穴。不先斃結。則後不可動。每見世人有餘資。多買田。而不蓄山。蓄山。又不可用於葬。比居喪。不惜資財。以供雜祀。廣會以沾兒童婦女之稱譽。久之。心移力倦。不暇能葬。而昏巫謬史。拘忌禍福之說。緣之而起。有三年五年十年不得葬。葬又鹵莽。知後有當耐。而不豫爲穴。至於臨時穿鑿。崩損驚傷先人之肌骸。爲可恨也。故爲記。以戒吾子孫毋怠。

丹泉墓記

葛翁煉丹泉。處處有之。人或疑焉。余以爲神仙家奇詭變化之迹。何所不有。而獨疑於丹泉之是非。不益隘乎。而儒者遂謂世上并無神仙。則又過矣。世之言神仙者。主於長生不死。就能長生不死。而其人無益於世。則是天地之賊。造化之蠹。何足以爲貴。嗟夫。世不必言無神仙。假令必不可無。必自有一種忠孝人爲之。余聞葛翁當英雄蠶起之秋。而能不慕高官厚爵。姑取荒遠一微僚。求丹砂以便鍛鍊。又所以經營辛苦。專欲爲人開迷除患。而無絲毫沈酣象養之慾。此其天資去流俗人遠甚。雖不成丹。得仙何疑。番陽銀阜之丹泉。亦相傳爲葛翁所汲。里人葉士心葬母於其旁。而結廬焉。如將終身。旣而部使者嘉其行。拔

以爲左史。士心清通謹恪。與物無競。自其長其朋。其游其所知。一一俱以孝廉稱之。於是各爲丹泉之歌。若文以發士心之微。非所謂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者耶。余惟士心方爲世用。以不可虛之器。逢不可失之時。爲控弦擬彈。礪礪規割。不當遽以方外服食之說自蔽。他日功成業就。辭祿而歸。尋隱居之初服。竟揚名之終志。螭龜表前。翁仲植後。使軒車駟馬。取道於銀阜之下者。瞻題目竦。誦辭心肅曰。於乎哀哉。葉母夫人之墓。不亦善夫。事驗請賀余爲知言。因以爲記。

唐畫西域圖記

唐畫西域圖一卷。卷凡四則。每則各先書其國號。風土不同。而同爲羌種。畫者又特舉其概。每國畫一王。而一二奴前後挾持之。王皆藉皮坐於地。侍者皆立。一王掀掌倨語。員皮頭帽如鉢。項組鐵下垂。至藉皮服衣裘牛脚鞢。胸懸一員金花。一奴小員皮帽。斂袂受事。一奴曳幕羅。手上下奉酒壺。若俟而進。裘鞢與王同者。蜀郡西北二千餘里。附國良夷也。一王皮鞢小髻。餘髮垂雙辮。如縷皮裘玄鞢。解衽交手按膝。一奴皮鞢。髮餘垂獨辮。朱裘玄鞢者。吐國渾之南。白蘭之北。彌羅國也。一王烏氍冠如首經。上標白犛牛尾。旁驛二雕翎。皮裘朱帶。玄履綠鞢。二奴一冠飾裘帶。屢鞢與王同。而紺鞢一紺帶素鞢。而朱鞢者。又西於白蘭數千里。佇貶欲歸國也。一王二奴皆垂髻。王白皮裘黃毛鞢。坐而僂指數曲。奴青襦黃屨者。拍手爲節而歌。面有酒色。丹襦皮束項者。與王同。目右注而盼。衣皆及項者。又黨項之西。千彌國也。所藉皮或毛或不毛。色或素或淡紫。或絢燄。或紅波。人物膚肉。溢生紙面。顧揖向背。動止遲速諸態。觀之鑾然如生。餘

器藻鏤精潤功參神鬼不可探度余考唐史諸國名俱不經見當由史官追書不能諸知當時事而當時來朝此崑瑣者混居羌中亦無特出名字故若是泯泯不著此可以見唐治之盛而爲國大體正不必當然也今人常恨生世不如太古生太古時風氣不啻如是而已無官府而能不亂無城郭而能不危無宮室玉帛魚肉藪賴而能不害其爲生誠可比於不雕之朴未散之質獨其陰偏獷戾多淫而阻殺則一蔽之性不能通耳河山以內更羣帝王之化文華禮俗日滋歲盛遂與其地愈遠不相往來謂之荒服之外夫外之不恥遠之不怒亦已可矣幸各不失其俗亦已善矣吾國名爲有異於彼何嘗能百年不悖亂而欲兼治遼絕荒忽不可通車轍馬跡之處乎西漢以來夸君倖將貪空名而醞酷禍以至於唐人之事如此蓋可悲而不可羨也然余見儒者談職方抱傳紀尤不信世外無窮極之辭以爲與幅員常數不合姑幸茲圖出於唐人目睹手寫其國名因土音載之不皆有義而當於實其語疎其事廣其居處服食嗜好去人不遠可以補軼聞資博識有輶軒方言番爾雅之餘意畫復精絕非後世可及欣玩之不釋遂爲采記彷彿存諸篋衍有好事者與之共焉

崇勝寺長生燈油局記

余兒童時遊錢塘三竺與學佛者往來聽其談無生謂其師教人以得道滅度爲樂而憫世人貪生怖死爲可惜今持所聞以疑之以爲死生之道如晝夜佛氏專於無生爲有夜而無晝老氏之道專於長生爲有晝而無夜惟吾儒之道如是而生則不苟生如是而死則不徒死爲有晝有夜其嘽嘽而不能一邇來

驅馳五十年。科名利祿。出入是非之關。兵革饑荒。呼吸存亡之岐。可謂沈酣饜飫。心欲休而迹不寧者數矣。乃始時時邂逅山林。方外長往之流。雖不能爲其學。見其逍遙自在。意不能無感動。若其徒之說。以佛氏之道。光明瑩徹。傳於諸老先師之潤色。而不可滅者爲燈。發之以堅忍。滋之以精苦。散之以慧悟。其初甚微。其末甚熾。故有一燈萬燈。無盡燈之目。學者存而求之。無所窮其想像慕愛。則爲之宮室焉。而束之於躬。爲之儀像焉。而肅之於目。爲之鐘鼓焉。而震之於耳。爲之梵唄焉。而嚴之於口。爲之芬香焉。而盪之於鼻。諸事具矣。乃復爲長明之燈焉。而洞之於心。情文周流。中外融朗。余然後知其徒之學於其師。所謂無生者。初未嘗無生。所謂滅者。初未嘗滅。而余所疑特未盡也。固海宿雲山崇勝寺起廢既久。而經室法筵之燈。尙復多缺。有元時師靜秀而敏於事。慨然出私資。買田若干畝。以供其膏液燃燭之用。名之曰長生燈油之局。曰吾祖之光明。何事於此。抑私爲吾宿雲謀。則宿雲之燈。庶幾可以永久不絕。余卽其名。嘉其多賢徒。而愧吾黨之不及。且又感於疇昔之言。遂書以似之。因而爲之記。

山陰慈恩院法華會記

一介之夫。有未嘗學問於儒者之道。而能輕死生。同彼己。置紛華勢利爲不足顧惜。此可謂之難乎。曰。不難。孟子嘗言。告子先我不動心。今之學佛家。嚶嚶然守其師說。枯坐於山林深阻之中。引一世趨之不爲勸。羣千萬人排之不爲阻者。皆是矣。非徒若是而止。充其道。雖使虎狼跑前。蛇虺躍後。決無有心怖而色撓者。自信之篤。而物不能動也。世之不爲其學者。持空虛而議之。平居暇日。舉比塵尾。瀟灑振迅。豈不亦

有一日之勇，少遇得喪如鴻毛，四肢百體皆不自保，而惟物之聽。此猶不足望告子，而何敢附於孟子之門。則其勢輕而力屈，固不爲不幸也。越之浮屠氏義方，善權及華蕃孫諸人，相與爲法華之學於山陰之慈恩院。月朔望，率其黨羣聚而合誦焉。旣而嚮之者滋廣，又哀資置田，收其入，以供薰蠟湯膳百須之費。經始於大德元年六月，迨三年五月而介其士大夫來謁記，謂將鑄之石，以傳永久。余方愧歎其道之盛，顧反待區區之言而傳也。然余困日久，自爲吾學者，不望其用吾言，而佛者之徒殷勤而求之，所謂其道之異於人，大抵皆此類也。遂爲登載歲月本末，而略發孟子告子之異同，以求正於越之君子。若夫資主氏某田數若干，別具諸碑陰，此不著。

寶陀山所見記

明州昌國之東絕海，有島曰寶陀山。相傳觀音佛之居，邂逅大人長者以誠至其居地，則必爲見光明富美瑰怪不一之相於巖洞間，值其不肯見，求之百端，卒無有也。至大元年正月十六日，今肅政廉訪司僉事阿里答公以渡海賑飢至寶陀，觀音凡再見，初見彌勒，終見本像，金輝玉質，洵湧絢耀，珠纓繡幌，纏繞燦爛。從行者書史南陽李玉君璋括蒼季惠迪吉及僧官李主驕謙氓庶縑素蒼儒同矚異盼，駭眩驚怛，稱意滿欲，歡喜而退。惟佛氏之道非儒者所敢知，然其大歸主於慈悲救苦，又時時出奇示幻，要皆使人除去妄想而不趨惡，爲合於神道設教之說，而僉事公天性清穆，於朝廷爲至親尊屬，其來明州先聲所臨，山海震動，詢災恤荒，靡憚艱險，不貸魁桀，按行之處，抱馬足投牒訴冤者，日以百數，人人得吐氣去非。

誠心救苦除惡。何能至是。是以幽明感通。神人欣諸。如昌黎望衡岳。而陰雲開。東坡禱文登。而海市出。中庸傳曰。至誠之道。見乎蓍龜。動乎四體。云云。故至誠如神。寧非然耶。寧非然耶。

損庵記

普益師之居。在吳州東南海上。少長走四方。得於大浮屠之有道德者數人。其說不同。大要皆教之去益。以爲損。及是投老於錢塘之淨慈。而名其居曰損庵。而求文於余。余曰。子之師日夜教子以損。而又益之。以吾之說乎。則大笑。然求不已。乃與之言海。夫海難言也。其廣狹淺深。非人之智計所可測也。昔者子之所居。僅得於海之支流餘浸。而非海也。方其汎然而流。漫然而浮。汪然而經。途越港。穿塘埭。泛陂澤。颿馳而來。靈突而奔。雲蒸而盈者。海之瀾漫衍溢。而非可以爲益也。及其忽然而休。去之沈然而不可得。前舒而後洩。東決而西瀉者。海之斂藏消縮。而不可以爲損也。非徒如是而止。蓋嘗靜而思之。海之爲物。澄清停蓄。終古一息。春不加盈。冬不加涸。輸之以湖濱。淫之以霏潦。而不見其無所容。漏之以尾閭。燂之以陽鳥。而不見其有所竭。學者之於道亦然。慧如癡。魯如敵。無所不爲也。如無所爲。無所不能言也。如默無一辭。彼其知己之有可損。是猶未離於益也。惟無所事損。則併益而忘之。今有人勸子勿多食者。必嘗傷於飽者也。以辭千金無德色者。必能輕千乘者也。於是普益師聞之。洒然笑曰。子言辯矣。凡吾子之所自名。與吾師之所以教我者。皆贅矣。姑爲識諸壁。而觀之。

人之氣盛則鬼神爲之輔。道勝則物之助之者多。此理之當然。不可以常情窺俗論定也。余嘗怪儒生談幽明之事。凡在先民所常言。輒棄不信。殆不深考其故。而胸臆決之。蓋上古鴻厯之初。蒙倣方相之徒。固憧憧然白晝與人竝行於途。而莫之禁也。於是有祭祀卜筮。於是有祈禳祓除。於是有誓盟詛祝。其於鬼神。旣察之不置。而謂之非常言也。何居。橫山道院真武祠。本經始於竹溪董公。祠興而兵功用靡究。其子宗元徙橫山廢材。增創於其居之東。遂以竹溪道院立石。而書來剡源曰。願有記。按真武卽北方玄武神。於行用水。於卦起坎。於次起斗。登三辰。六氣五岳。四瀆之屬。已皆應祀。而故牒相傳。其神爲人時。先修道武當山中四十餘年。然後飛舉。則是列仙之流。有功於世。以受報享。且禮言有其舉之。則莫敢廢。安有祖考之命。人得通祀。而法所不禁。而可用一切毀之。初竹溪公之父弱冠游錢塘。遇黑衣道人於蘇堤茶肆坐間。玄論蜂起。授以養丹要旨。及役使風雷祕法。時年少。不免有功名心。姑藏之。未深信也。尋之永嘉。從孫先生學易多年。回值天久旱。取前所授法。炷香籲禱。須臾有白蛇蟠几。大雨如注。人始驚異。而猶未以爲好。垂老倦遊。歸休山林。自號松岑居士。黑衣翁復見於夢。賜以詩一章。有鐵皮鐵袴鐵團圓句。年歷八十五。不疾而化。至竹溪翁西遊。亦遇月蓬道人者。朝行天門市中。贈言彌切。自是繪畫真武像。展禮無怠。靈旂英粲。數數常或見之。迨家用日充。而有橫山之築。宗元不敢替斯諾也。而終竹溪之役。一門三葉。前基後構。昔張子房得法於黃石公。而祠之比其沒也。後世猶祀黃石不絕。陰子方臘日。晨炊而竈神見。祀之黃羊。子孫因世臘祀黃羊。史冊皆誇稱之。以爲隱逸之遇。慈孝之感。今竹溪之祠。尊於黃石。而備於臘。